

神神 查小欣

許志安公開承認與鄭秀文同居不同房。許志安出席活動時大方承認鄭秀文因現居整幢拆卸，暫時搬去與他同住，事前自然是得鄭秀文同意才公開，在場記者比他倆父母著緊，追問他們會否趁機試婚，許志安急忙否認，強調同居屬暫時性。

許志安鄭秀文暫時同居

許志安、鄭秀文馬拉松式戀愛廿二年，比起很多夫妻結婚還要久，其間雖分分合合，許志安另交新女友，兩人最終於兩年前提復合，一個月開始暫時同居，是二人感情上的第二次突破。第一次突破是許志安在鄭秀文引領下成為教徒，令她與鄭秀文的關係拉近一大步，打穩了復合後的感情基礎。當時訪問許志安問，他是否已成為基督徒，他不肯回應，因他不想外界誤會他用宗教作宣傳，希望將消息低調。

為相為醫為人民

「不為良相，願為良醫。」誰會將這兩種天差地遠的職業混為一談？正是北宋著名軍事及政治家范仲淹。他認為良相和良醫的共通點，就是同為百姓服務，而這種偉大的精神，亦貫徹其一生，就連算命和選陰宅，他亦不忘這種高貴的情操。

都是因為「洗澡」

楊絳在小說《洗澡》刻劃一男二女三角的情愛關係，是帶點戲謔的口吻的。小說中的標準美人杜麗琳和許彥成的婚姻充滿功利色彩，反而姚必與許彥成的婚外情，變得更實在和甜美了。

《我們仨》顧名思義是寫他們一家三口的故事。除了開首有點虛構以外，基本是真實故事。要了解《我們仨》創作契機，就得了解楊絳一家的遭遇。

夢裡那些事

三十多歲了，做過的夢如一地荒草，隨著春夏秋冬的步伐，綠了枯，來了去，挽着清晰和模糊的胳膊遊蕩，來去悄悄，連不住一次次蹤影。

像狗皮膏藥一樣，非常難甩。聽着耳邊跑出的呼風聲，我邊往後看邊回頭去看。剩下那幾個鬼子為了加速，丟棄了槍械，僅和我保持着幾步的距離，似乎一伸手，就能扯到我的衣襟。但直到夢醒，他們都從沒抓住過我。

由尊字談起

其實這在口口聲聲要別人尊重他人隱私中，本身就已經不尊重被跟蹤者的隱私，卻是傳媒的專權行為。因為自己不尊重別人，卻要別人尊重自己，這正是那門子的尊重，而事實上，尊重文化在香港也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消失。

奶粉廣告戰

不少廣告界人士都對政府希望禁止所有奶粉廣告，感到十分生氣。這當然挑起業界的神經，因為對奶粉商來說，這是斷其米路；而對廣告商來說，更是莫大損失，君不見一個晚上，多少電視廣告都是在推銷奶粉的？他們的唯一論點就是杜絕廣告，會剝削媽媽們的知情權。但小朋友都會質疑廣告真是資訊來源嗎？你生病會去看藥房廣告，還是去問醫生意見？

隨想國

尊字有很多意義，其中一個是「稱呼對方的敬詞」，比如當對方在餐廳上問你喜歡吃什麼？你回答說無所謂，悉聽尊便。比如說你有意見向對方陳述，最後加上一句「尊意如何？」都是禮貌的一種表現。這種禮貌的文化，逐漸在社會上消失。

路地觀察

近來奶粉問題頻生，恰好與一周前的BB展中，內地同胞與港人搶奶粉的新聞相映成趣。太太還笑說：若再有孩子，不妨仿效外國的媽媽，在奶粉展商前擺母乳，以顯示不平衡的選擇權。



做過的夢，記得多少呢？網圖。米多長的大青蛇過路，出於好奇，我就去追牠。當我把牠從一堆亂石堆裡拽着尾巴拉出來時，那條蛇猛然盤到我腿上，越盤越緊纏得腿疼。實在沒辦法了，小夥伴們幫我拿來斧頭，我把蛇身一截一截從腿上割斷，才全部扯了下來。

台灣旅遊

每逢暑期的七、八月，到台灣度假，大多會碰上大風暴雨的季節。這一次到台灣，卻是百年不遇的高溫。在台灣五天，氣溫都在攝氏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左右。街頭不能歇，每天也只好作半天活動。除了吃喝，就是留在酒店休息。

至於旅遊食品，可以買作「手信」的，更是寥寥可數。不像台灣遍地都有裝滿美輪美奐的餅食、乾果以及豬肉乾，讓遊客愛不釋手。不免多買幾包，既作「手信」，也間接宣傳台灣旅遊。如果我是來香港的遊客，也不知道該買點甚麼的回去饋贈親友，難道只能採購外國牌子的奶粉嗎？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。現代社會，自由度大得多了，但包容性卻逐漸消失。自由成為我個人的自由，不能容忍他人反對意見的自由，這是什麼自由？我們社會，極需建立的，是重估自由文化，才不會逐步走向撕裂。不然，尊字就成為另一個意義：在尊字的右邊加了把「刀」，意思就變成減損，從人與人相處的禮到社會競爭力都會減損。

百家廊

袁星